

# 走进毛泽东<sup>的</sup> 最后岁月

郭金荣◎著 Zoujin Maozedong De Zuihousuiyue

实录**孟锦云**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  
展现毛泽东晚年岁月的日常生活  
透视毛泽东精神世界的真实面貌



# 走进毛泽东的 最后岁月

郭金荣 著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 / 郭金荣著. ——北京: 中共党史出版社, 2009.1

ISBN 978-7-5098-0153-6

I. 走… II. 郭… III. 毛泽东 (1893~1976) 一生平事迹 IV. A7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98965号

---

**书 名:** 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

---

**作 者:** 郭金荣

**责任编辑:** 吴 江

**出版发行:** 中共党史出版社

**社 址:**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

**邮 编:** 100080

**网 址:** www.dschs.com.cn

**经 销:** 新华书店

**印 刷:**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**开 本:** 170mm × 230mm 1/16

**字 数:** 160千字

**印 张:** 13.75

**印 数:** 1-8000册

**版 次:** 2009年1月第1版

**印 次:**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**书 号:** ISBN 978-7-5098-0153-6

**定 价:** 28.00元

---

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

电话: 82517249, 82517244

# 目录

Contents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◎ 一、最后一名守灵人         | /1   |
| ◎ 二、半个小同乡           | /2   |
| ◎ 三、“一号问题”          | /10  |
| ◎ 四、“我是来找你平反的”      | /21  |
| ◎ 五、玫瑰色的红裙子         | /27  |
| ◎ 六、难得的几次身体运动       | /36  |
| ◎ 七、一个富于感情的人        | /41  |
| ◎ 八、最高批示也不算数        | /51  |
| ◎ 九、读书成癖            | /55  |
| ◎ 十、就想见见那个抬不起头的人    | /69  |
| ◎ 十一、读“破”了的一部《资治通鉴》 | /74  |
| ◎ 十二、《红与黑》与《红楼梦》    | /87  |
| ◎ 十三、最后一个国庆节        | /97  |
| ◎ 十四、最后的生日          | /105 |
| ◎ 十五、他这样评价邓小平       | /119 |
| ◎ 十六、喜欢拿名字做文章       | /124 |
| ◎ 十七、陨石带来的预感        | /129 |

◎ 十八、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	/134
◎ 十九、毛泽东叫她傻丫头	/142
◎ 二十、天安门事件后在毛泽东的卧室里	/147
◎ 二十一、红辣椒与豆腐乳	/155
◎ 二十二、他喜欢标新立异	/163
◎ 二十三、他曾想和江青离婚	/170
◎ 二十四、毛泽东的客人	/178
◎ 二十五、红笔签名	/187
◎ 二十六、病榻办公	/192
◎ 二十七、走向人生的终点	/200
◎ 二十八、中南海，还不能告别	/209
◎ 后 记	/215

# 一、最后一名守灵人

是谁，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？是谁，护理着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？

是她，孟锦云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。

孟锦云，对人们来说，是个陌生的名字。如果查查1976年9月13日的报纸，你可以在给毛主席守灵人的长长的名单中找到。孟锦云，最后一名守灵人。她的知名度几乎是零。然而，就是她，却和一个伟人朝夕相处，日夜相伴，度过了489个白天与夜晚。

她，是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。

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，怎么会在毛泽东的晚年，来到他的身边？是偶然？是必然？是机遇？是有缘？

## 毛主席表达最深切悼念

山上的革命红旗代代飘扬，永远飘扬。  
遵义地区的代表主传演、王素芝带来了全地区五百多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崇敬、无比热爱

的深厚感情。在他们来北京之前，当地人民含着眼泪嘱咐他们报告党中央：遵义地区人民时刻听从党中央的召唤，牢记毛主席的教导，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！

受延安人民重托前来吊唁的七十一岁的老战士杨步浩，手捧着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接见他时的合影照片，站在毛主席的遗体旁，悲愤满怀，放声痛哭。他回忆起一九四三年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他的情景。当时毛主席身上穿着打补丁的衣服，同他紧紧地握手，亲切地同他谈话，要他努力生产，克服困难，争取胜利。杨步浩说，我要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永远革命不停步。

今天参加守灵的还有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、首都工农兵和红卫兵代表。他们是：庄则栋、陈康、陈先瑞、陈嘉华、李达、张池明、张宗逊、张翼翔、周宏宝、林西植、金祖敏、张家耀、耿飤、钱之光、钱正英、郭玉峰、康延伟、陶鲁苏、曹里村、彭绍辉、蔡耀、陶承志、叶飞、关东、石少华、刘西亮、唐闻生、黄作珍、谢振华、裴周玉、李敏、刘友法、邓岗、李鑫、施义之、陈绍昆、李际泰、李成芳、边疆、汪洋、钟夫翔、吴庆彤、张廷发、向守志、黄新廷、吴克华、周一良、魏建功、浩亮、刘庆棠、胡愈之、周培源、田富达、杜聿明、黄维、朱礼泉、周启才、郭吉成、郑屏年、徐光、李进华、李春田、陈启念、李逢生、王强、沈元、王鲁周、孙荣平、周永芬、李敬安、马桂兰、张茂俊、张善茂、孟昭芳、张汝水、曹建成、席青山、孙同乐、李耿仙、姜广清、陈吉龙、姜卫民、王福生、陈淑芳、胡贵生、蔡振朝、张玉兰、刘刚、邓宜家、孙阿铃、段学华、吴延安、殷惠平、杨保怀、郝秀英、田兰玉、王显明、王全成、罗建军、李志高、姜保海、苏佩娟、杨福山、罗志发、任占明、范桂兰、徐富、王福凤、张克胜、邓永兴、鲁灼辉、李海斌。

在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西藏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等省、市、自治区的中央委员、候补中央委员，今天专程来到北京，参加吊唁并轮流守护在毛主席遗体旁。他们是：王必成、王国藩、王淑珍、天宝、刘子厚、刘兴元、吕玉兰、李继荣、郑燕子、李顺达、李葆华、李瑞山、杨勇、吴涛、张恒云、张福巨、宝日勒图、罗锡康、沈恒仪、段君毅、赵紫阳、韩葵、谢家祥、鲁瑞林、解学森、蔡协斌、樊德珍、七林旺丹、马金花、邓华、王林、王谦、王光美、王志强、王德山、吕存雄、任荣、达孜、朱克家、肉孜·吐尔迪、吴向必、吴金全、李守林、李跃松、张江碧、张英才、张泗洲、宋双来、郑三生、胡俊才、胡金琳、徐瑞、唐克勤、贾那布力、康健民、黄成法、陆光前、彭贵和、俞大东、谢家耀、黎耀、薛金盛。

今天参加吊唁仪式的还有来自遵义、延安、重庆、北京大学、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、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大队的代表。他们是：主传演、王素芝、杨步浩、王金珠、杨云、陶朝仕、王连元、张金康、孟庆和、刘国祥、国民生、李兆祥。

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，今天也参加了守灵，他们当中有：张耀词、张玉凤、李连庆、吴旭君、王守清、周福明、张正吉、朱德奎、李连登、韩阿富、虎恩元、于存、竺贤琴、李志媛、周光裕、陶寿祺、吴洁、陶海辰、姜西长、方忻、高日新、徐德隆、王新德、胡旭东、李春福、姜培芳、程列群、朱水寿、薛世文、潘厚刚、俞雅翔、韩地安、万九云、潘丽余、孙国英、郝秀英、吴庆年、刘文茹、赵世京、李培英、张玉祥、杨春英、冯树梅、孟锦云。

1976年9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关于为毛泽东守灵人员的报道，孟锦云在最后一

## 二、半个小同乡

孟锦云，是个湖北姑娘，12岁就考入了空政歌舞团。还是少年时代的小孟，就已楚楚动人：身材颀长，皮肤白晰，容貌秀丽，特别是那一双明澈如水的眼睛，总像在诉说着什么。一眼看上去，她就是个舞蹈演员的好苗子。她被选进了舞蹈学员班。这是1959年的事情。

那时候，中南海的首长们，经常性的娱乐活动就是跳舞。几乎每周有一两次，一般安排在周三和周六。军队文工团，从政治上比较可靠，每个团员都经过了一道道人伍的政审。从组织上，便于调动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纪律严明。

空政歌舞团的一些舞蹈演员，经过了政治上、作风上、生活上的严格审查之后，可以进中南海，去完成陪首长跳舞的任务。

那时的小孟，只有14岁，按理是没有资格承担这样的任务的。去中南海跳舞的是些老同志，当然，所谓“老”，其实也不过只有二十几岁。但天长日久，这些老同志有的结了婚，有的要生孩子，再加上演出任务也重，因而领导经过请示批准之后，就决定带些小学员进去见习见习，熟悉熟悉，好接老同志的班，孟锦云就是被选中的小学员中的一个。

1963年4月的一天，当小孟听说让她去中南海“出任务”时，她的心禁不住怦怦地跳着，是紧张，是兴奋，还是胆怯，也许是这一切的综合吧！总之她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。以前经常看到一些老同志被车接走了，人们不敢打听。她们的去向，她们去执行的任务，她们回来之后，那种春风得意的样子，毕竟被人们猜到

或听到了一些真情。

小孟终于也要加入这个令人羡慕的行列之中，她也可以去中南海了。

这是个星期六的下午，小孟和七八个文工团员早早地换好便服。6点多钟，中南海开来了一辆吉普车，她们挤挤挨挨地坐了过去，由北海那边驶向中南海。车上她们谁也不说什么，此时，她们不需要什么语言的交流。车从灯市口同福夹道的大院出发，不一会儿就从北门进入了中南海。车停在一栋中国古典式的建筑物门口，她们下了车，被人带领着，脚步轻盈，匆匆地走过一条长廊，看到一个敞开的红门，门额上写着“春藕斋”。她们走了进去，先是脱挂衣帽的门厅，再进一道门就是舞厅了。这时的舞厅里显得很安静，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忙着摆放茶点，小声地试放音乐。

小孟和几个女伴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，老同志此时显得轻松随便，她们之间还不时地小声谈论着什么。而新来的小孟却紧张，眼前



中南海丰泽园前院的東西廂房



的一切使她感到新奇，但又似乎和临来之前所想象的大相径庭。这里不是想象的水晶宫，也不是故宫里的金銮殿，这里是一个显得安谧、恬静的大厅，光线柔和，四周的沙发、软椅干净得一尘不染。这里的一切显得舒适，虽然是中国古典式的大厅，但内部的装修又是现代化的，白色帷幔几近垂地，闪着亮光的暗黄色的地板，镶嵌在墙上的造型各异的壁灯散发着柔和的光，有的像一串串葡萄，有的像美人鱼，有的又像火炬，有的像马蹄莲。

小孟环视着，发现舞厅右角有个小舞台，这大概是乐队伴奏的地方吧？舞厅的左侧还有一个门与走廊相通。看着，等着，她的心稍稍平静了些。

7点多钟，文工团员们一阵骚动，有人起立，有人轻轻叫了一声，“朱老总！”朱老总首先来到，他步子迈得大而有力，他挺胸昂首，腰背挺直，穿一件白布衬衣，灰色西装裤。他的脸色是黑红色的，他的一举一动仍保持着军人的风采，他哪里像个70多岁的老人！小孟跟着老同志迎上去，老同志把新来的小同志一一介绍给朱老总，这时小孟却一点也不紧张了，真奇怪。

不一会，刘少奇和王光美也来跳舞。他俩的舞步平稳而轻快，不像朱老总跳舞，朱老总的跳舞，简直像是在操练。

晚上10点多钟，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，乐曲停止，舞步停驻，毛主席来了。

毛主席从左侧那个红门稳步走入舞厅。小孟站在那里，痴痴地，忘了自己，忘了周围的一切。这就是毛主席？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……”她耳边突然响起了这首歌。毛泽东，就是眼前这个人吗？就是这个离自己不到两米远的人？他虽高大，但他也如凡人般地微笑着，向众人点头。他是领袖，他也来跳舞？这一切似乎有些不可思议，但这的的确确是摆在眼前的事实。

毛主席来了，他的装束极为随便。自然，大概越是领袖，越不需要打扮吧，他本身的内容已足以使人注意了。只见他一身灰色中山装，并不笔挺，袖筒又肥又长，几乎遮手一半，特别是那条过分肥大的裤子，更显得宽松，舒适，更增添了洒脱之感。



1963年，毛泽东在武汉

主席已坐在专门为他准备的沙发上。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，盘子上放着白色的打湿了的毛巾，毛主席拿起毛巾擦了擦脸和手。只见服务员小声跟主席讲了句什么，主席轻轻点点头。

不多时，小舞台上的乐队奏起了舞曲。在众人目光的集中之下，一个女文工团员，一个经常来跳舞的老同志，走到主席面前，微微倾身，伸出臂掌，作出邀请姿势，主席会意，站起来，与那个文工团员跳起了舞。

全场人的目光，像舞台的追光一样，在追随着主席和那个文工团员。

小孟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看着主席如何跳舞。主席的舞步很大，总是在地板上蹭着，他高大的身躯不怎么灵活地在移动着，像在蹭着地板走步。一边跳，主席还一边与那个文工团员谈天。主席并不像初学跳舞的人那样，总往脚底下看。他显得很轻松，毫不拘泥。这大概是必然的，作为一国之首的主席，有什么放不开呢？一个舞曲演奏完毕，

很巧，正好转到为主席设置的沙发那儿，那位文工团员用手往沙发那边一伸——说巧，也是人为安排出来的“巧”。乐队的指挥在处理一段舞曲时，要观察主席跳舞的位置，跳了几圈之后，指挥要让乐曲停得恰到好处，也就是正好主席转到他的沙发那儿时，舞曲也自然结束。

这不能不是进中南海为首长们，为毛主席的舞会伴奏时，乐队演奏的特殊技巧，为此他们是反复训练，摸索过的。从指挥到乐队队员，哪一个不是怀着无限幸福、无限荣耀、无限崇敬的心情来为首长服务呢，那一切的安排当然是万无一失的。乐队队员自然也是同舞蹈演员一样，经过严格挑选的，出身不好、表现不好的人，很难有这种机会。

主席和那个文工团员停在了主席的沙发那儿，女文工团员用手往沙发那边一伸，主席便走向沙发，坐下来休息了。

小孟观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。她的目光，一直追随着主席，仿佛要尽量从他身上发现出些秘密来，但看着看着，那种神秘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主席是领袖，也是个凡人呢。他不也在说，也在笑，也在随着广东音乐的舞曲，一步步向前向后，向左向右地走着跳舞吗？

又一首舞曲开始了，是欢快的《喜相逢》。主席侧脸，好像突然发现了小孟，他对她笑了。小孟也在意识到的一刹那间，向着主席报之一笑，有点尴尬，有点生硬，有点不自然。她太没有思想准备了，但机敏的小孟毕竟看出了主席的意图。她的感觉，她的判断是绝对准确的，她慌忙站起来，向主席面前走去，做出了请主席跳舞的邀请动作，也学着前面那个老同志的样子。主席笑着，微笑着站起来，拉住了小孟的手，同她向舞场里走去。这时，小孟真有点手忙脚乱了，刚刚消失了的神秘感又升腾起来，刚刚平静了的心又猛烈地跳动起来。她慌忙上阵，不知该怎么跳舞，什么节奏、音乐、舞步，都成了模糊的一片。她不知该进哪只脚，该向哪一边转。此时的小孟有如腾云驾雾，晕晕乎乎。主席依旧对她微笑，已经看出了她的慌乱。主席轻轻松松地对

她说：“小同志，别紧张，你的舞步不错嘛。”

跳着跳着，小孟又逐渐感到轻松了。人的情绪就是这样，再紧张的情绪，也不会永远持续着，这大概是人体的自然规律。

“你是新来的？”

“我第一次来。”

“怪不得没见过你。小同志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孟锦云。”

“噢，孟锦云，跟孟夫子同姓。这个名字好听，锦上添花比锦上添花还美呢。你是什么地方人？”

“是湖北武汉。”

“噢，湖北，一湖之隔，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呢！”

……跳舞，闲聊，小孟感到主席是个很容易亲近的人。主席的亲切自然驱散了小孟的紧张、慌乱感。

就这样，她和毛主席认识了。

之后，小孟几乎每周都要去中南海参加舞会，每次都要和主席跳舞，主席总是亲切地称她半个小同乡。

小孟开始在主席面前无拘无束了。她的单纯、机敏、活泼，她充满了稚气的发问，常常引得主席开怀大笑。

“主席，您嘴巴下面有一个痣子，听我奶奶说，这是有福气的痣子呢。”

小孟望着主席，笑眯眯地说。

主席听了，看到小孟白白净净的脸蛋上，也有一个小小的痣子，便笑着说：

“你的脸上也有一个痣子，那你也有福噢。”

“那可不是，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，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，长的地方不一样。”

主席听了小孟的回答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：

“没想到，你还是个小九头鸟呢。”

“什么？九头鸟？”

“天上九头鸟，地下湖北佬，你知道吧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九头鸟可厉害呢。”

“那也就是说，你这个小九头鸟很厉害啦。”

“我可不愿意当九头鸟，我不愿意人家说我厉害。”

“噢，还有这么大的顾虑？我可愿意当个九头鸟呢，只是想当而当不上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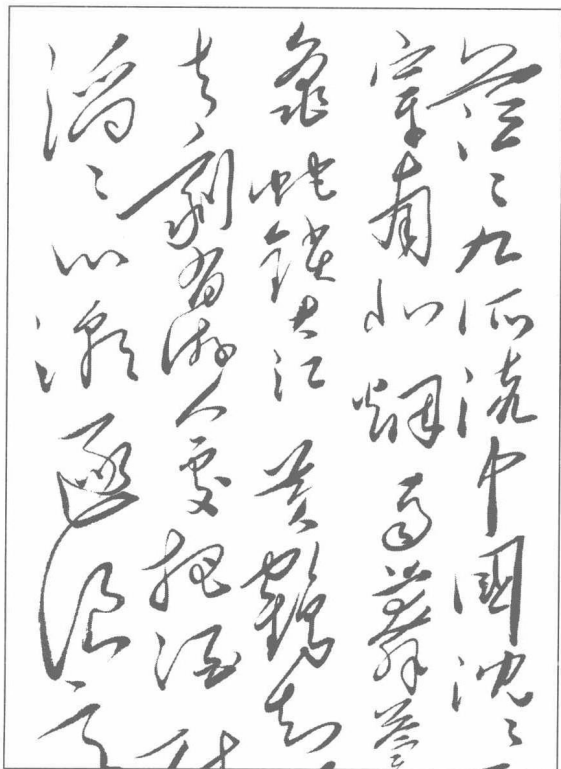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觉得九头鸟不好听，怪可怕的。喂，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？”

小孟又转了个话题。

“黄鹤楼？黄鹤知何处，剩有游人处。”

提到黄鹤楼，主席显然是想起了他写的那首词，脱口便吟了两句。

主席和小孟交谈着。武昌鱼的鲜美，孝感麻糖的甜香，东湖的美景，龟山蛇山的故事，武当山的传奇……毛泽东都是那么



毛泽东手书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：茫茫九派流中国，沉沉一线穿南北。烟雨莽苍苍，龟蛇锁大江。黄鹤知何处？剩有游人处。把酒酹滔滔，心潮逐浪高！

了解。那熟悉的神情，仿佛是在谈论自己家乡屋前的水塘、屋后的翠竹一样。

小孟在主席面前显得很少有框框，稚气十足，又妩媚动人。她脸颊上经常出现的，似乎特意酿成的小酒窝，更增添了她的娃娃似的可爱。她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总有一种探索的神情。

主席对新来的小同志很喜欢，而对他的半个小同乡——孟锦云，尤其喜欢。

渐渐地，这些小同志，已取代了那些老同志。

中南海的舞会，仿佛是一座桥梁，联系着这些文工团员和中南海里的大人物们，周复周、月复月，年复年。

中南海的舞会啊，瞬间的快乐，曾带给人们永恒的回忆。

### 三、“一号问题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天翻地覆。一切常规早被打破，中南海的舞会也渐少至停。

小孟和她的伙伴们，此时正是十八九岁，风华正茂的年龄，早晨八九钟的太阳。他们自然是激流勇进，自然是轰轰烈烈闹革命的小将。

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，全国人民学解放军，而解放军又要学空军，这同林彪叶群对空军的特殊关怀不无关系。而空军文工团又是宣传的喉舌，众目所瞩。那些年轻的文工团员们左右着空军文工团的大革命，甚至左右着整个空军的大革命。几名小将们的言行，有时甚至能预测着运动的发展方向。

“刘少奇看了《江姐》后，说江姐可以死，为什么不可以死呢？”一个小将这样传达着。

围绕着江姐的“死”与“不死”，小将们传出的消息，展开了一场场大批判：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竟然公开与毛主席唱对台戏……

“毛主席说支持我们红旗造反团。”一些小将这样宣传。

“毛主席说红旗造反团是黑旗造反团。”一些小将这样驳斥。

于是两派打得人仰马翻。

一个普通女文工团员、无职无权的舞蹈演员，只因她是通天人物之一，1971年结婚时门庭若市，来送礼祝贺的人，竟然挤不下宽敞的小礼堂。贺喜小汽车排满了同福大院，直排到同福胡同口的几百米之外。叶群、吴法宪……纷至沓来。

文工团早已分成两大派。一派名曰“硬骨头革命造反团”。一派称为“红旗革命造反团”。两大派，针锋相对，势不两立。“红旗”造反团，一举砸烂“硬骨头”造反团，砸牌子，抢大印，天翻地覆。

“硬骨头”——被“红旗”称之为“臭骨头”的小将们感到十分迷惘：党啊，你在哪里？毛主席，你老人家可了解我们的心意？

小将们迷茫，老将们自然看在眼里，老将们把小将悄悄叫到一旁，悄悄出主意：“你们不是去过中南海，去过毛主席那儿吗，现在为什么不去？”这一语真是道破天机，迷津指路。小将们立刻恍然大悟，心领神会。

1967年的元旦刚过，小孟和四个原来经常去中南海跳舞的小将们，走在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。眼望红墙，自从1966年8月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，他们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来中南海了，每周三、六的舞会，早已停止，革命时期，哪能按部就班。但毛主席他老人家眼下日理万机，能见我们吗？可非常时期，特殊情况啊，试试看吧。

小将们来到中南海西门，向显得十分威严的门卫战士说明来意：“我们要见毛主席。”要见毛主席？谈何容易，战士用疑惑的目光审视着她们。看着这几个年轻又漂亮的女兵，卫兵也感到新奇。

“我们有重要情况向毛主席汇报，毛主席认得我们。你不相信，往里打电话问问。”

卫兵被纠缠得实在没法，只好派人往里打电话请示，不到十分钟的工夫，里面传出话来：“主席同意见。”

小孟和几个伙伴，由警卫人员带领，进了毛主席的客厅。没有想到，毛主席已在等候她们了。

在毛泽东不断被神化的年代里，她们能与主席见面，那仿佛是发生在天国里的事情。她们觉得，此时的主席不再是春藕斋里跳舞的那个主席，不再是那个可以随便聊天，随便说说笑笑的那个主席了，她



们和当时全国人民的感觉一样，主席是统帅，是舵手，是党的化身，是红太阳……

“主席，您好！”

“好久不见了嘛，你们都是空军的小同志吧。你是小板凳，你是田大头，你是小孟，我的半个小同乡，我没有说错吧？”

“主席，您的记性真好，您说得都对。”

“我们找您谈我们团里的文化大革命来了。”一个小将大胆地开了个头。

“噢，找我谈文化大革命，好啊，那就谈谈看。”

“我们团里阶级斗争太复杂了，我们那里有个反动组织，叫红旗造反团，实际上是黑旗造反团，里面有不少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。”

“他们镇压革命派。”

“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。”

“他们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派！”

“我们那里的牛鬼蛇神太猖狂了！”

“革命派受压。”

小将们七嘴八舌，恨不得一口气把全部要说的话都说完。小将们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兴奋，有人甚至流着眼泪。

毛主席静静地听着，不言不语，安之若素。他拿起一支烟，掰成两截，把半截插到烟嘴上，然后又拿起打火机，把香烟点燃。然后才慢慢地说：“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嘛，我看你们团里没有那么多的坏人，还是好人多。”

毛主席说到这里，稍稍停了一下，然后接着说：

“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呢，要团结大多数人嘛。”

小将们听了之后，并没有完全平息他们的激动之情。

“我们团里确实坏人不少，他们骂我们是保皇狗。我们就是要誓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。”